

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，这是挂在小镇入口处的宣传标语。然而对小青而言，远在云南的娘家只能在梦里，在绵长的乡愁里。掐指一算，她已十年没回家过年了。

小青很腼腆，戴着圆圆的眼镜，肤色白里透红。她是松娃子的媳妇，松娃子是黄葛树梁大叔家的独苗。他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第二年就回小镇结了婚。婚后不久，小青有了身孕留在了小镇，松娃子去蓉城打工养家。

小青至今还记得，十年前她初到小镇时的情景。那天是腊月初六，逢小镇赶场，场镇很小，就是一条双车道的水泥公路，但很热闹。公路两旁摆满了小摊，公路上人来人往，背背篓的、挑担子的、老的、小的，小摊贩的吆喝声，讨价还价声，像一锅煮沸的水……

那年，她才24岁，参加工作才两年。

“今年回我的老家过年吧？”小青仰着头望着挂在两个路灯间的红底黄字横幅，给松娃子发微信。小青是多愁善感的人，也是留心生活的人，她喜欢在夜深人静时，坐在书桌前写些文字，抒发思乡之情。离开故乡十年，她走南闯北、结婚生子、上班养娃，像机器一样连轴转。只是每逢佳节，思念就像一种病一样缠绕着她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松娃子在蓉城干软件工作，工资不高不低，但除了生活开销、租房，也剩不了多少寄回家，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回家过年一直都在计划里，他们也一直在等，等有时间了，挣大钱了再回家。这期间，两个女儿先后出生，

冬天来得沉而静。风硬，地阔，草疏。当风掠过裸露的田埂，把最后一声枯叶卷向远方，天地便褪去了曾经的喧哗，万物从此收声。

我总爱在清晨走向屋后那方小小的菜园。它算不上精致，更谈不上丰饶，不过是一方被岁月踩实的泥土，几垄被霜打过的菜畦，几根枯而不倒的藤蔓。霜落在菜叶上，薄薄一层，像昨夜未化的心事。

青菜的叶子冻得发脆，边缘微微卷起，却依旧挺立着，不肯倒伏。我蹲下身，用微凉的手指，轻轻拂去叶片上的白霜。再拿起小铲，一点点敲开冻硬的土块，顺着根须慢慢翻松，捧起细土慢慢撒在菜根周围，再顺势浇上一勺清水，水流缓缓渗入冻土里，“咕咚”，轻响一声，便沉了下去。

打理菜园时，有一只小猫时常在菜畦间蹿来蹿去。它脚步轻快，身影灵巧，一会儿跃过土埂翻滚，一会儿追着一缕阳光蹦跳，一会儿又静静地蹲在角落，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也会偶尔抬起头，享受着在回应它眼神的瞬间心里闪过的那一丝甜。时间久

回家过年

□梁晓丽

梁大叔患癌离世。

“叮”的一声，“好呀！”松娃子发来微信，后面还跟了一个笑脸。松娃子早出晚归，有时加班到凌晨，收入也不高，但就是这样一份工作还紧俏。他晓得小青苦，但老家的岗位少，工资更低，也没法。每次回家，他都尽量做家务、看孩子，让小青休息，以此来弥补他常年不在家的缺憾。

小青望着松娃子私信里的笑脸，思绪却早已回到了云南的老家。她想起了屋后的那排绿箭一样的竹林，想起了昏黄灯光下父母忙碌的身影……“叮铃铃，叮铃铃！”是松娃子的电话，这天他们聊了很久，最终把回云南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六。

回家的日子，总是令人期盼。或许是兴奋，或许是近乡情怯，小青时常在半夜醒来，就睡不着了。腊月二十五，松娃子从蓉城回到小镇，给岳父岳母买了牛肉干等本地特产，只等第二天下午坐高铁出发。

吃过晚饭，一家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小青突然捂着肚子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。松娃子就在小青身旁，赶紧抓住她的手问：“小青，你哪个了？”“疼……疼”松娃子的头都麻了，预感问题严重。他来不及换睡衣，背起小青就出了门，去镇卫生院检查说是肠胃炎，输几天液就行了。小青躺在病床上，

看着瓶中的液体一点点地往下滴，心里很难受，盼了这么久的回家过年又泡了汤。

腊月二十九，小镇到处都在“噼里啪啦”放鞭炮。梁大婶一大早就在厨房忙碌，蒸猪头、猪尾……松娃子更是早上五点就出门了，说去办件重要的事。清晨八点多，小孩还在睡梦里，小青躺在床上休息。楼道里响起了脚步声，还有几个人的说话声，细听像松娃子在说，有一个人的声音尖细，她感觉很熟悉。

“叮铃！”门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梁大婶打开门，一阵风带着一串尖细的噪音飘进客厅：“亲家母，还在忙呀？”“哈哈，是哪阵风把你们吹来了？”“小青，快出来，看哪个来了？”小青没穿鞋就从卧室跑了出来，她的嘴唇哆嗦，脑子因激动出现短暂的空白。她像根木头一样立在卧室到客厅的通道上，忘了喊爸妈，眼泪也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，将小青拥入怀抱。小青伏在母亲瘦弱的肩上，淡淡的清香味扑鼻而入，那是她从小到大一直贪恋的母亲的味道。

“都当妈了，还像个娃。”父亲的声音把她唤回到现实，她掐了一下自己又问：“妈，这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的！”小青抬起头，揉了揉朦胧的双眼，看见父亲正慈祥地望着她，只是两鬓的白发像针刺一样让她生疼。

“小青，大过年的，莫哭了。晓不得的人，还以为我们欺负你呢？”梁大婶心疼儿媳，不愿她伤心。她常说，她们家不是娶了个儿媳，而是多了个女儿。“嗯，妈，我不哭了，只是太高兴了！”小青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一手牵着父亲，一手牵着母亲，坐到布艺沙发上。

“只要家人在一起，不一定非要你回家，我们过来也是一样嘛，年在哪里过不是过？”父亲接过小青的话说。

“爸爸，小时候的年我都是与你们一起过。自从我成家后，就再没回家过年，总感觉心里不踏实。”“小青，松娃子对你好呀！他晓得你的心事，立马打电话喊我们来过年。”小青这才看了看一旁头发凌乱的松娃子。“你是大人了，要学会过日子，钱多有钱多的活法，钱少有钱少的活法。”原来松娃子见回不成云南，立刻打电话联系岳父岳母，让他们到小镇来过年，还瞒着小青想给她一个惊喜……

远嫁、远离，自古以来都是为人父母的痛，但只要子女过得好，他们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思念。以前，车慢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来回一趟都不容易。如今，高铁拉近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，远嫁不再是问题，回家过年更不是难题。

年就像华夏大地上一位慈祥的长者，一年来一次，一年召集一次国人回家看看，回家团圆。那是城市与故乡的呼唤，是母亲在巷子深处、在山梁上，从头到尾的期盼……

一方菜园

□文图
向玉玲



了，我竟在打理完菜园后故意等着它出现，非得跟它“打声招呼”才肯离去。

邻居路过，只道这园子荒了。“怕是挨不过这个冬天了。”只有我知道，冬天的菜园，从来不是死去，而是蛰伏。地上静默，地下却汹涌；枝叶收敛，根系却在伸长。寒风越烈，它越往深处钻；天气越冷，它越能守住一口气。

人的一生，谁不曾走过这样的冬天。

是节气之冷，更是生活之寒。是一路奔走，却看不到方向的茫然；是被期待捆绑，被观念束缚，身不由己的沉重；是拼尽全力，仍被误解、被规训、被要求“应该怎样”的委屈。我们像寒风中反复被吹打的草木，在无人看见的夜里，翻涌出一层又一层的心事，独自咀嚼。我们步履匆匆，怕落后，怕辜负，怕……

往往这时候，我们期待有一个能安安静静待一会儿的地方。

比如这方菜园。站在这里，心会慢慢沉下来。

慢慢地，你会明白，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律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本是天意。那些沉默的、无人问津的日子，不是荒废，是扎根；不是停滞，是等待。就像园子里的菜，不怨霜冷，不恨土硬，只是默默向下，再向下，扎根就好。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该有这样一方园子。不喧哗，不炫耀，藏在灵魂最深处。

我们在这里种下热爱，埋下坚持，守住初心。风来便受，霜落便承，只要心里的土还在，只要还愿意俯身照料，再冷的冬天，也冻不死希望。你只需守好你的园子，自有美好，因你的生机而来。

我依旧会在周末的清晨，来到菜园里，松松土，浇浇水，定定神，静静地看阳光移过田埂，看雾气慢慢散开，看生命以最沉默的方式，倔强地生长。等春风再来时，这片土地会重新青绿，那只常伴菜园的小猫，仍会在田埂间轻快跑过。

在冬天，你当有方菜园子。向内扎根，向光生长，不慌，不忙，历经风霜，满目生机。